

新发展格局下消费结构升级 与国内价值链循环:理论逻辑和经验事实^{*}

刘 斌 李川川 李秋静

内容提要:新发展格局下,本文探讨消费结构升级的特征趋向与代际变迁,以及影响国内价值链循环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范式。通过构建以后向需求为基础的地区-行业维度国内价值链环流分解框架,探究消费结构升级对国内价值链循环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可以优化国内价值链循环结构,强化地区间价值链关联;其次,消费结构升级通过创新驱动、资源优化与产业耦合效应促进国内价值链循环;最后,消费结构升级引致的国内价值链循环效应会受到市场分割的制约,加快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增强国内价值链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 消费结构升级 国内价值链循环 区域经济一体化

作者简介:刘 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研究员,100029;

李川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100029;

李秋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博士,100029。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2)03-0005-14

一、引言

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建设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的强大国内市场”。由此可见,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促进消费不仅是适应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长远之策,也是顺应国内分工深化和升级的战略抉择。

高质量有效需求具备应对外部冲击的强大韧性,是促进国内价值链循环的重要基点。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持续扩大开放与飞速发展,中国已凭借“世界工厂”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并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背景下的 WTO 改革研究”(21JZD0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服务贸易壁垒与国际生产分割”(71973025);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杰出青年学者资助项目(19JQ08)。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李川川电子邮箱:lcc1616@163.com。

成为全球分工格局中的核心一极(鞠建东等,2020)。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全球价值链体系仍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中国不仅面临“低端锁定”困局,缺乏分工主导权与定价优势,还面临全球价值链地位被“双面夹击”的窘境。加之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交织暴发,国际供应链遭受重创,甚至部分高精尖产业面临“脱钩”风险。但危机中育新机,当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超越一万美元,商品消费市场即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①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关口,增强国内价值链循环主体地位具有历史必然性与时代紧迫性。国内市场蕴含着巨量空间,特别是服务消费增长迅猛,以“618”“双11”为代表的网络促销活动已经成为消费新业态,以在线医疗服务等为代表的大健康生态圈正在形成,以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新型消费业态的形成势必会增进地区间产品与要素流通,深化企业间工序分割和生产迂回分工,促进区域间生产协调与产业布局优化,进而增强国内价值链循环。值得关注的是,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的增长,服务消费更能通过有效需求的形式驱动国内价值链循环。

消费结构升级表现为各类消费支出在微观结构和层次上的提升,例如物质类商品消费的高端化和服务消费的增长,直接反映了消费水平和发展趋势,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消费结构升级演变是各类消费项目之间支出份额的消长关系,重点体现为发展和享受型消费份额的膨胀(孙早、许薛璐,2018;杨天宇、陈明玉,2018;石明明等,2019)。消费结构升级和传统型消费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消费结构呈现裂变,表现为消费结构的高级化,最明显的特征是消费内容的丰裕与消费结构的优化,例如食品支出占比降低、物质性支出占比下降,文教娱乐、旅游休闲、医疗保健等服务类消费份额提升。

作为释放内需市场潜力的核心驱动环节,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激励企业自主创新进而深化区域间的研发合作,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实现供给要素在区域间的最优配置,通过强化产品内分工网络和产业间融合互补促进跨区域的价值链环流。总之,消费结构升级可以通过需求拉动与供需匹配打通国内价值链循环。

本文考察了消费结构升级对国内价值链循环的效应特征与路径依赖,探索中国在新发展格局下增强国内价值链主体地位的可行路径与模式选择,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新发展格局下的消费结构升级与国内价值链循环两个关键特征变量纳入理论分析框架,详细阐述了消费结构升级与国内价值链环流的特征事实和结构演变,揭示消费结构升级对国内增加值贸易联动的条件、基础与作用机制,进而推演出“消费结构升级—创新驱动、资源优化、产业耦合—价值创造”的互动机理。二是基于地区—行业层面的增加值分析框架,测算了地区消费的内部增加值、域外流入的增加值等价值链指标,计量检验了消费结构升级对国内价值链环流及其结构的影响,以及内部作用机制,为新发展格局下增强国内价值链循环的主体地位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三是消费结构升级通常会引致跨区域的产业联动,而后者必然会受到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制约,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国内市场分割的调节作用。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消费结构升级与国内价值链循环的特征事实;第四部分是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国内价值链环流的理论逻辑;第五部分是指标测算思路与框架、计量模型;第六部分是计量结果、机制与拓展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启示。

^① 《发改委:中国消费品零售市场将超美国》,人民网,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0/1130/c1004-31948794.html>。

二、文献综述

对消费结构升级演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马克思(1953)对消费品进行了初步划分,消费结构问题在理论上初步受到重视。其后,马歇尔(2011)创造性地把消费结构引入西方古典经济理论体系之中,为研究消费结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年来,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现象引发学界持续关注。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有较多文献证实,既有文献多基于消费结构影响技术变革的视角,通过研究消费需求对供给的影响,进而理论阐释消费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些文献主要论证了消费结构升级是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形成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基本前提(Aoki和Hiroshi,2002;Acemoglu和Linn,2004;范红忠,2007;俞剑、方福前,2015;杨天宇、陈明玉,2018)。还有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表现为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前者为直接影响,即消费结构升级会增加对高层次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推动产业升级;后者为间接影响,即消费结构升级会使得投资者对相关产业的预期进行调整,从而影响生产要素流向,最终引致产业结构调整(徐朝阳、张斌,2020)。其次,消费结构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消费模式的增长动力更强劲,因而引致资本与劳动要素产业间转移,并且消费结构引致生产结构变化,进而带动经济结构变迁(Ngai和Pissarides,2007;Foellmi和Josef,2008;李尚鹭、龚六堂,2012;颜色等,2018)。已有研究为本文认识和理解消费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借鉴,但现有文献尚未涉及消费结构升级对国内价值链环流的影响这一主题。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全球价值链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同时,国内价值链也在逐步孕育和迅速发展。国内价值链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开展的基于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地域分工生产体系,强调国内资源的配置整合(黎峰,2016)。国内价值链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已获得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苏庆义,2016;李跟强、潘文卿,2016)。但现有研究多从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出发,洪俊杰和商辉(2019)研究了中国在国际“共轭环流”中的地位与攀升路径,发现中国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分工地位提升的空间逐渐收窄;盛斌等(2020)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均能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形成互补;黎峰(2020)从双重价值链视角出发对中国区域双重价值链嵌入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沿海省份主要以“加工制造者”角色重点参与全球价值链。

当然也有部分文献专注分析国内价值链环流。苏丹妮等(2019)基于静态和动态溢出视角研究了国内价值链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发现国内价值链增强了经济增长的韧性与动力,并且市场化程度能增强国内价值链对经济的溢出效应;邵朝对等(2018)研究了国内价值链对区域经济协同周期的影响,发现国内价值链增强了地区间经济联动性与产业协同度。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全球化逆潮给中国经济带来严峻挑战,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激发消费潜力变得尤为重要。遗憾的是,目前缺乏基于后向需求视角关于消费结构升级与国内价值链循环关系的研究。以往针对国内价值链的研究大多从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视角出发,并未考虑本地产品被本土吸收的增加值,自然也无法获取国内价值链环流的真实情况,为了更好地探讨消费需求与国内价值链环流,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后向需求视角分析消费结构升级对国内价值链环流的影响。

三、典型事实

(一) 消费结构升级的特征事实

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2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国。纵观历史进程,消费结构历经了三次升级。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80年代,居民被压抑的消费需求极速释放。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12年,市场开放丰富了国内市场产品供给,推动了需求升级。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第三阶段消费结构升级,此次消费结构升级呈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消费需求从基础功能性消费转向侧重“精神享受”消费;二是消费转向线下体验与线上服务的融合模式。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消费市场受到较大冲击,然而疫情防控也为加快消费结构升级带来了有利契机,强化了以互联网、大数据、AI等数字技术为支撑的“云消费”,进一步赋能服务业消费蓬勃发展。

(二) 国内价值链环流的结构演变

入世前国内消费需求与产能规模较小,2000年国内增加值贸易额约1万亿美元。入世后,国外多品种、高质量的产品涌入,国民消费经历了快速升级换代时期,国内消费的国外商品占比提高。并且国内企业充分吸收外资产品与企业的技术、管理、销售等经验,奠定了产能规模扩张的雄厚基础。国内价值链环流占比逐渐下降至2006年的71.7%,规模增长至2万亿美元。随后国内企业技术升级和市场需求逐步释放,地区间商品流动与国际贸易均实现增长,国内市场份额占比持续攀升。2014年国内价值链环流额为8.4万亿美元,占比80.6%。图1展示了2000—2014年基于后向需求方法测算的国内增加值贸易统计,即国内生产并最终在国内消费的增加值及占比。^①从总量来看,产出与国内价值链贸易实现双增长,2014年总产出规模是2000年的8.6倍,国内价值链贸易也相应增长了8.5倍。从结构来看,国内价值链贸易份额经历了先降低后跃升的阶段,呈现明显的“微笑曲线”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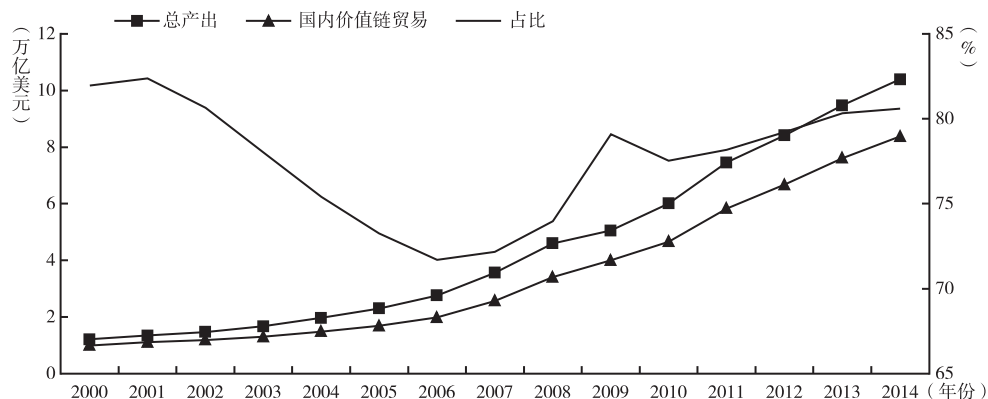


图1 国内价值链贸易“微笑曲线”

资料来源: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① 不包含返回增加值。原始数据源自WIOD(2000—2014年),经作者测算。

四、理论逻辑

与传统型消费相比,结构升级型消费在创新驱动、资源优化和产业耦合等三个方面对国内价值链循环的影响更突出,具体论述如下。

(一)创新驱动效应

消费结构升级诱发企业技术创新,推动生产模式变革创新,进而促进国内价值链循环(Acemoglu 和 Linn,2004)。传统的消费结构对创新的确具有促进作用,但作用的规模、深度和持久力方面均弱于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这是由于传统的同质化、单一化消费结构实现的是低端的裂变式创新,在细分市场形成了短暂的优势,不仅无法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对主流消费市场的创新驱动也乏力。消费结构升级意味着消费侧重点从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向非必需品消费转变,特别是对高档耐用商品以及服务的消费增加,从而推动了企业从高度独立的生产模式向高度协同的专业化生产模式转变,最具代表性的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因此,消费结构升级会提高企业专业化生产和服务能力,加大优势零部件产品的研发创新、加速生产工艺升级和提高服务要素交割水准,同时倒逼国内企业的创新方式从模仿创新转向自主创新,以迎合国内市场高端、丰富的升级型消费,这是传统消费所不具备的。^①

消费结构升级提高了产品在设计、研发和制造等环节的要求,因此企业间跨区域协同研发与生产的程度提高,国内价值链环流增强。在生产关联方面,上游中间品供给为下游企业提供了技术与投入品基础,下游中间品需求倒逼上游企业技术研发与产品升级,进而形成上下游产业协作的良性循环。在要素关联方面,消费结构升级推动跨区域中间品外包生产,优化创新要素的空间分布,进而促进地区间生产要素大循环。

(二)资源优化效应

消费结构升级以需求驱动产品生产流程分割,形成更具深度和效率的垂直分工体系,推动供需动态协调衔接,进而促进区域间增加值循环。与传统消费相比,升级型消费的资源优化效应主要体现在产品效用和供应链效率两个方面。一是消费结构升级下的交通等商品消费和通信医疗等服务消费通常要求更具便利性、即时性,这就催生了消费模式创新,因此消费结构升级在商业模式、科技投入转化等方面均表现出强大的效率提升能力,例如 AI 识别、搜索算法等。此种消费模式提高了消费者需求契合度,提高了产品的被使用频率和客户满意度。^② 二是消费结构升级要求最终需求产品和服务蕴含更高的技术复杂度,提高了厂商生产难度,对供应链产品质量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出于生产效率和成本节约目的,企业会分割生产流程并外包生产工序,即消费结构升级重构供应链模式,激励企业优化供应链布局和提高效率。^③

消费结构升级通过驱动企业工序定位转移,优化地区间资源与工序配置,构建出更为细化的产品内价值链网络。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会促进企业加大高质量的中间品投入,企业会更倾向于运

① 对上述理论分析最好的实践是“国货崛起”。由于国内传统企业敏锐地觉察到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并凭借靠近最终消费市场、更易于迎合国内消费者偏好的优势,加大了针对中国本土消费者的产品研发。因此本土企业的创新产品更具灵活性,更能有效地整合需求,进而奠定了通过自主创新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基础。

② 例如以抖音短视频、小红书和网易考拉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通过向消费者投放本地商家讯息,更好地迎合了消费者的口味与需求。又如货拉拉等平台,提高了货车利用效率。

③ 例如外卖业冷链跨省直供的营销模式,延伸了服务业价值链。

用国内其他地区的更为优质的中间品和向域外企业供应自身更具优势的中间品,提高产品中增加值的迂回分工程度和增强地区间价值链关联。

(三) 产业耦合效应

消费结构升级的产业耦合效应通过产品内分工网络和产业间融合互补两个方面促进国内价值链环流。承接上文的分析逻辑,与传统的消费相比,消费结构升级下商品或服务蕴含的技术复杂程度更高,因而对跨部门的要素需求更旺盛,产品需求层次更高。^① 换言之,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打破传统生产线的传导模式,重构生产逻辑,催生出从新需求衍生到产品研发的快速反馈机制,迫使企业迅速响应用户需求,因而企业不仅在资金、供应链、销售等方面实现资源配合,还在各产业之间实现生产协同。在产业内分工网络方面,消费结构升级通过后向需求驱动前向生产,促使企业在设计研发、生产组装、物流售后等环节转换出更专业化的中间品与最终品,驱动区域间分工布局模式朝着专业化、梯次化、垂直化演变(Ju等,2015)。

在产业间融合互补方面,消费结构升级推动“两化”深度融合与“两业”动态互补,特别是服务消费的增长,对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更大,更能促进国内价值链环流。消费结构升级能够带动产业间要素与中间品相互投入,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例如,电信服务业需要制造业的光缆等基础,制造业需要电信服务业稳定、高效、畅通的数据流动服务,即制造业是服务业的前提基础,服务业是制造业的条件保障。总而言之,消费结构升级引致制造业与服务业商业模式整合互动,要素与产品融合、互补、协调、耦合与促进。

五、计量分析

(一) 地区-行业价值链分解测算的思路与框架

考察消费结构升级对地区不同来源增加值的需求影响,需要进一步构建能区分本地区增加值和流入增加值的价值链拆解测算分析框架。Wang等(2013)关于后向最终产品需求的分解方法为本文提供了基于产品最终使用角度计算地区-产业价值链详细指标的实践方案,但其分解方法的基础数据是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派生表,分解思路最适用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将其分解理论和方法匹配到中国省际投入产出表,尚需进一步的理论与文献支撑。李跟强和潘文卿(2016)、苏庆义(2016)、盛斌等(2020)的研究分别使用中国八大地区间投入产出表、省际投入产出表,重点考察了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间的协同发展与耦合关系。上述研究关于中国省际投入产出表的预处理方法值得借鉴,因此,本文将地区间投入产出表简化为 G 个地区、 N 个产业的模型。从行方向看,地区-行业的中间使用、地区最终使用和出口额三项之和为地区-行业的总产出;从列方向看,地区-行业的中间投入、进口额和增加值投入额之和为地区-行业的总投入,总投入与总产出平衡。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再将国外进口的增加值区分为回流的增加值和纯进口的增加值。考虑到消费结构升级影响总需求,本文基于后向最终品产出方法进行分解。^② 从总需求的视角来看,地区-行业的最终需求可分解为本地区增加值、流出的增加值、流入的增加值、返回增加值、再流出的域外增加值等五项,如表1所示。

^① 通信消费是具有代表性的消费结构升级特征之一,最典型的是智能手机消费市场。与传统的功能机相比,智能手机生产复杂程度极高,企业往往需要跨地区采购芯片、屏幕、主板等零部件,因此对跨部门的要素需求更旺盛,产品需求层次更高。

^② 考虑到篇幅问题,正文中未展示具体分解过程,留存备案。

表 1 后向需求视角下的增加值分解指标

	分解指标	详细描述
最终品 (Y)	本地区增加值 (D)	本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增加值
	流出的增加值 (RT)	以最终品形式流出到其他地区被消费的本地区增加值
	流入的增加值 (A)	本地区消费的其他地区增加值
	返回增加值 (B)	流出本地区后再返回的本地区增加值
	再流出的域外增加值 (C)	本地区流出的产品中蕴含的其他地区增加值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无法获取权威的省际中间品贸易统计数据,本文使用地区间投入产出表测算出区域内部以及区域间增加值贸易数据,该数据集在区域价值链贸易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具体年份为 2002 年、2007 年、2010 年、2012 年和 2015 年,其中 2002 年为 30 个地区 21 个行业,2007 年、2010 年、2012 年为 30 个地区 30 个行业,2015 年为 31 个地区(新增西藏)42 个行业。^①

(二) 计量方程设定

本文构建如下的计量方程:

$$VA_{rst} = \alpha + \beta_1 UP_{rst} + \beta_2 Controls + v_r + v_s + v_t + \varepsilon_{rst} \quad (1)$$

其中,等式左侧 VA 为 r 地区 s 行业 t 年份的增加值占比,下文将会详细介绍。 UP 为核心自变量——消费结构升级。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集合,具体包含地区 GDP、资本密集度、劳动力规模、产业专业化程度、市场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变量。同时引入固定效应以消除地区、行业和时间维度不可观测因素引致的估计偏误, v_r 、 v_s 和 v_t 分别表示地区、行业和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 ε_{rst} 表示随机扰动项。

(三) 变量说明

消费结构升级 (UP)。本文考察地区层面消费结构升级对地区内和地区间增加值流动的影响,时间为 2002 年、2007 年、2010 年、2012 年和 2015 年。考虑到数据可得性问题,本文使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各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数据构建消费结构升级指标。具体地,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其他商品及服务八项细分指标之和,其中食品、衣着和居住三项指标是生存型消费支出,后五项为发展与享乐型消费支出。因此,本文使用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其他商品及服务五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合计的份额作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指标(徐朝阳、张斌,2020)。^②

控制变量包括:地区 GDP (GDP);资本密集度 ($Capital$),用固定资产占 GDP 比重表示(孙早、许薛璐,2018);劳动力规模 ($Employment$),用全社会年末从业人数表示(姚洋、余森杰,2009);产业专业化程度 (VS),用地区-行业层面的增加值产出占本行业产出的份额表示(Amiti 和 Javorcik,2008);市场化水平 ($Market$),用市场化指数表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Infra$),用公路建设单位面积表示。

① 本文还基于 2002 年、2007 年、2012 年和 2017 年全国 42 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了全国层面的增加值环流数据进行再检验,并未影响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② 本文还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城调队数据构建了消费结构升级的稳健性指标,估计结果仍然稳健,限于篇幅不再报告。

六、实证检验

(一) 基准估计结果分析

表 2 汇报了基准估计结果,第(1)、(2)列为未引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3)、(4)列为引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1)、(3)列因变量为地区内价值链循环份额(*Regionshare*),即本地区增加值占总产出的比重;第(2)、(4)列因变量为地区间价值链循环份额(*VCshare*),即域外流入的增加值占总产出的比重。可以发现,地区内价值链循环份额的估计系数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表明消费结构升级并未对地区消费的区域增加值份额构成显著影响。地区间价值链循环份额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消费结构升级促进了本地区嵌入国内价值链循环,^①即消费结构升级每提高 1%,地区间价值链循环强度提高 0.4%。综上分析,消费结构升级推动了地区使用域外要素,强化了地区与域外增加值贸易的联动性。

在控制变量方面,第(4)列的估计结果显示,GDP 对地区间价值链循环份额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地区经济规模越大,生产分工越细化,增加值的流动、需求和产出能力越高。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力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地区丰裕的资本与劳动要素能推动增加值流通。产业专业化程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区-产业分工专业化程度越高,该产业对本地区和域外地区的增加值需求和供给更多,对中间品的需求越大。市场化水平体现出地区营商环境、开放程度,因此市场化水平越高,该地区参与生产分工的能力越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可以推动地区分工的深化。

表 2 基准估计结果

因变量 \ 自变量	(1) <i>Regionshare</i>	(2) <i>VCshare</i>	(3) <i>Regionshare</i>	(4) <i>VCshare</i>
<i>UP</i>	0.0514 (1.58)	0.1682 *** (9.68)	0.3544 (0.05)	0.3990 *** (5.28)
<i>GDP</i>			2.6531 (0.74)	2.0296 *** (6.99)
<i>Capital</i>			1.2849 (0.80)	2.3361 ** (2.28)
<i>Employment</i>			-3.3669 * (-1.60)	0.8976 ** (3.77)
<i>VS</i>			-0.2134 (-0.13)	0.1155 *** (6.73)
<i>Market</i>			2.3284 (1.45)	0.1284 *** (7.06)

① 作为稳健性检验的一部分,本文还考察了消费结构升级对本地区增加值规模、地区外增加值规模以及总产出的影响,发现消费结构升级对上述三个规模变量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消费结构升级能提高地区的产出与增加值使用,并且消费结构升级对本地区使用域外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大,对最终产出促进效应次之,对本地区生产与消费增加值促进效应最小。限于篇幅,不再报告。

续表 2

因变量	(1)	(2)	(3)	(4)
自变量	<i>Regionshare</i>	<i>VCshare</i>	<i>Regionshare</i>	<i>VCshare</i>
<i>Infra</i>			-0.5817 (-0.87)	0.1073 *** (4.52)
常数项	9.5430 *** (7.62)	4.5090 *** (6.74)	-1.0566 (-0.39)	1.1356 *** (3.66)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632	4632	4632	4632
R ²	0.350	0.266	0.002	0.061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运用了地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遗漏变量检验

本文在估计方程中添加了多维度的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以控制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但仍不可避免地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同时,连续生产累计效应与“干中学”效应表明上期增加值对当期的影响,即本文因变量可能存在“黏性”。因此引入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构建动态面板,进一步减弱遗漏变量影响、控制动态时滞效应,并添加地区-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以控制地区产业政策可能引致的估计偏误问题(苏丹妮等,2019)。

表 3 展示了遗漏变量检验的估计结果。为简化表格,L.1 行报告了每一列因变量一阶滞后项对应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因变量滞后项均显著地正向影响因变量,表明地区的生产存在动态相关性,分工模式存在明显的动态路径依赖特征。消费结构升级变量的估计显著性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充分表明在考虑遗漏变量问题与生产累积效应后,消费结构升级对地区增加值生产与需求、价值链结构的影响依旧显著,验证了前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 3 遗漏变量检验估计结果

因变量	(1)	(2)	(3)	(4)
自变量	<i>Regionshare</i>	<i>VCshare</i>	<i>Regionshare</i>	<i>VCshare</i>
L.1	0.0004 ** (2.02)	0.5143 *** (31.21)	0.0026 ** (2.15)	0.6000 *** (7.49)
<i>UP</i>	7.2294 (0.81)	0.3103 *** (4.51)	1.0601 (0.05)	0.1501 *** (4.28)
常数项	-215.1167 (-0.60)	2.3097 (0.84)	-2.3893 (-0.57)	-0.3218 (-0.29)
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330	3330	3330	3330
R ²	0.001	0.435	0.003	0.381

2. 工具变量法检验

本文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各地区 1958—1960 年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作为消费结构升级的工具变量,原因是自然灾害降低了粮食等基本生活品的产出,造成了物资紧缺和物价飞涨,居民不得不省吃俭用以降低消费支出。成长于三年困难时期的老百姓对当时的生活具有长期历史记忆,地区居民的消费与生活方式具有明显的惯性依赖特征,表现为低消费、高储蓄,即“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的消费抑制心理,并且这种心理和习惯在代际教育过程中传递给下一代。因而三年困难时期死亡率更高的地区表现出更低的消费结构升级能力与趋势,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相关性要求。当然,死亡率属于历史变量,并不会直接影响地区内价值链的循环与结构,并且地区价值链不可能影响历史中的死亡率,因而选取这一时期的人口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表 4 汇报了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Durbin-Wu-Hausman (DWH) 报告了模型的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问题。Kleibergen-Paap rk LM (K-P rk LM) 和 Cragg-Donald Wald F (C-D Wald F) 统计量分别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同时,消费结构升级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与显著性与基准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表明克服内生性问题后,消费结构升级能促进国内价值链循环的结论依旧稳健。

表 4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因变量	(1)	(2)	(3)	(4)
自变量	<i>Regionshare</i>	<i>VCshare</i>	<i>Regionshare</i>	<i>VCshare</i>
<i>UP</i>	15.4517 (0.81)	1.5598 *** (6.52)	-11.3089 (-0.50)	1.3311 *** (4.37)
常数项	-5.2385 (-0.71)	-3.2732 *** (-3.53)	1.4393 (0.32)	2.1430 *** (4.53)
DWH	0.042	0.044	0.039	0.042
K-P rk LM	149.30 ***	255.28 ***	144.12 ***	139.16 ***
C-D Wald F	154.62 ***	271.17 ***	140.89 ***	169.93 ***
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284	4284	4284	4284
R ²	0.007	0.300	0.011	0.057

(三) 机制分析

1. 创新驱动效应

基于上文分析,消费结构升级通过创新驱动国内价值链循环,本节使用地区层面企业专利数据构建能表征自主创新机制的变量 *Patent*^①。估计结果如表 5 第(1)、(2)列所示,可以看出,消费结构升级与自主创新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表明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激励创新进而促进国内价值链循环。

① *Patent* 变量使用地区层面企业专利授权数加总得到,其中仅保留了国内企业的发明专利。本文分别估计了消费结构升级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和创新对国内价值链循环等指标的影响,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限于篇幅未予报告。

2. 资源优化效应

消费结构升级能促进供给侧主动衔接和资源动态优化匹配,提高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与效率,降低地区间资源错配程度,有助于构建地区间价值链环流体系。本节检验消费结构升级通过优化地区资源配置进而促进国内价值链环流的机制,参考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的研究,构建地区层面资源错配程度指标,地区资源错配变量取倒数(RE)。估计结果如表5第(3)、(4)列所示,可以看出,消费结构升级与资源错配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表明消费结构升级通过降低资源错配进而促进国内价值链循环。

3. 产业耦合效应

消费结构升级促进产品内分工协作与产业间投入产出关联,推进产业融合与动态互补,进而促进国内价值链循环。本节进一步检验其机制,运用各地区行业完全消耗系数(IO)表示地区间产业的耦合程度(刘斌、赵晓斐,2020)。^① 估计结果如表5第(5)、(6)列所示,可以看出,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耦合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表明消费结构升级通过促进产业耦合进而促进国内价值链循环。

表5 机制分析估计结果

因变量	(1)	(2)	(3)	(4)	(5)	(6)
自变量	<i>Regionshare</i>	<i>VCshare</i>	<i>Regionshare</i>	<i>VCshare</i>	<i>Regionshare</i>	<i>VCshare</i>
交互项	0.3323 (0.38)	0.1127 *** (3.70)	-0.1010 (-0.22)	0.0270 *** (6.86)	2.6277 (0.13)	0.3783 *** (2.71)
<i>UP</i>	0.1694 (0.53)	0.8733 *** (3.11)	1.1641 (0.80)	0.5412 *** (4.36)	6.7438 (0.42)	0.1456 ** (2.26)
<i>Patent</i>	0.1517 (0.99)	0.2967 ** (2.21)				
<i>RE</i>			-4.8925 (-0.25)	0.9563 *** (5.65)		
<i>IO</i>					1.9502 (0.26)	3.4150 *** (6.35)
常数项	-7.8700 (-0.55)	5.9604 *** (4.77)	1.8607 (0.29)	5.0391 *** (9.18)	2.2977 (0.32)	9.2326 * (1.79)
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632	4632	4590	4590	4632	4632
R^2	0.015	0.447	0.015	0.463	0.015	0.634

(四)拓展分析

尽管地方政府的区域分割政策在短期有可能增加地方就业等经济效益,但长期来看会限制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地区间产业协同生产能力和规模经济潜力,增大区域间产业竞争和资源错配程度,因而市场分割是偏离比较优势的短视政策选择(吕越等,2018)。那么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市场分割对地区内部与区域间中间品供需和价值链结构的影响如何?为探究这一问题,本文参考陆铭

^① 本文构建了地区内产业耦合程度指标和地区间产业耦合程度指标,并分别应用于针对地区内价值链循环份额和地区间价值链循环份额的实证估计中。

和陈钊(2009)、盛斌和毛其淋(2011)的研究测算了地区-行业-时间维度的市场分割程度,并引入市场分割程度与消费结构升级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为了直观展现不同市场分割程度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以图形方式汇报了估计结果(见图2)。

图2报告了当市场分割程度取不同值时,消费结构升级变量对因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图中纵坐标为估计系数,横坐标为地区市场分割程度,其取值范围为 $[-1.14, 1.71]$,均值为0(十分接近)。下降的实线斜率为市场分割对应的边际效应,圆点上下延伸出的线段表示置信区间,阈值为95%。同时绘制纵坐标为0值的虚线,当置信区间完全位于横虚线的上方或下方时,说明该区间范围内的地区市场分割程度显著地促进或者抑制了消费结构升级对因变量的正向效应,而当置信区间与横虚线交叉时,说明地区市场分割程度的边际效应不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意义。

图2(a)展示了地区生产消费的本地区增加值占地区总产出份额作因变量时的估计结果。随着市场分割程度增加,消费结构升级对本地区增加值占比的边际效应逐渐降低,但不具备统计显著性意义。图2(b)报告了对域外流入的增加值占总产出比重回归的结果,总体上市场分割抑制了消费结构升级对域外增加值份额的提升效应,当地区市场分割程度位于 $[-1.14, 0.05]$ 的区间时,随着市场分割程度的加深,消费结构升级对域外增加值占比的边际效应逐渐降低。这是因为中国地区间禀赋优势与产业技术水准差异较大,地区间轻微的市场分割能衍生出市场套利行为,加深工序迂回生产与分工专业化程度。^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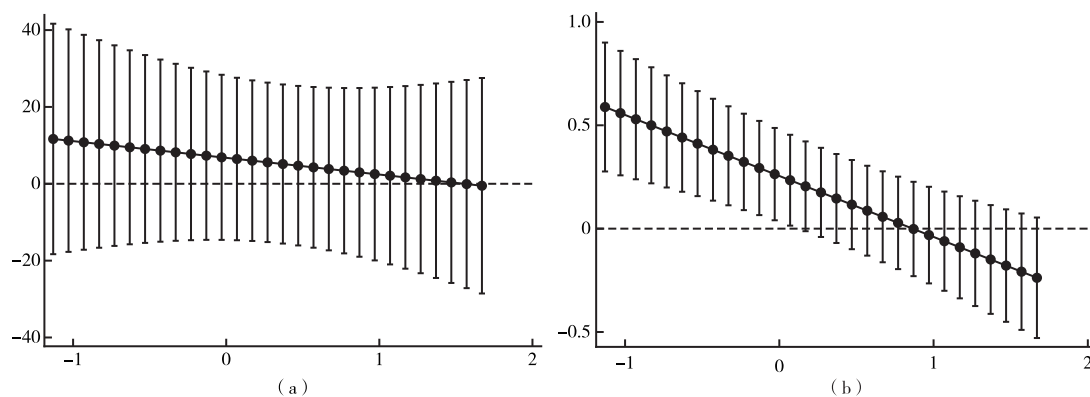


图2 市场分割的调节效应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路径演变、特征事实与国内价值链环流的“微笑曲线”特

^① 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还从价值链规模视角考察了市场分割的影响。一是发现增强地区市场分割程度的行为并不能正向调节消费结构升级对本地区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二是发现市场分割程度越高,对消费结构升级的负向调节效应越大。当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位于 $[-1.14, 0.1]$ 的区间时,随着地区市场分割程度逐步加深,消费结构升级对地区使用域外中间品增加值的促进效应逐渐减小,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当地区市场分割程度超过0.1,消费结构升级对地区运用域外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不再显著,这说明较低的市场分割程度有利于地区间工序分化转移、外包,并未阻碍要素流动,而当地区过度封闭保守时,政策规制束紧了本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生产协作,抑制了消费结构升级发挥作用。三是发现市场分割整体上抑制了消费结构升级对地区总产出的正向影响。在 $[-1.14, 0.15]$ 的区间时,随着市场分割程度的提高,消费结构升级对总产出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小且显著,当市场分割程度进一步提高时,消费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逐渐降低但不显著。

征,推演出“消费结构升级—创新驱动、资源优化、产业耦合—价值创造”的环流范式,提出了新发展格局下消费结构升级与国内价值链环流联动的逻辑理论,并进一步拓展了 Wang 等(2013)关于国家间后向增加值分解框架,测算了细化的国内地区间增加值流动数据,进而评估了消费结构升级对国内价值链环流的影响。研究表明:消费结构升级能显著地促进地区内部与地区之间的增加值贸易环流和价值链结构升级,推动了地区间价值链关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方法检验后仍保持稳健。拓展研究表明,地区市场分割抑制了消费结构升级对价值链环流的正向促进效应。

上述结论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加速构建国内价值链循环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与理论支撑。当前中国外部环境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加快国内消费市场升级,以有效需求拉动前向要素与产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以国民最终消费需求为主的价值链环流体系尤为迫切。

首先,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消费能力。没有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就不可能形成规模有效需求推进国内价值链环流,因而提高可支配收入是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根本出发点。一是全面促进消费。顺应消费趋势,加大消费提振力度,培育新兴消费,发展数字消费和服务消费,推动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和体育领域消费提质升级,推动消费回哺与潜能释放。二是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支持与保护,完善质量标准和消费评价体系,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纠纷解决机制。

其次,加速构建“消费结构升级—创新驱动、资源优化、产业耦合—价值创造”体系。一是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增强国内最终需求导向型创新与自主知识产权创新;二是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人力、物流和信息流的畅通;三是加速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新形态的形成,以 AI、5G 等数字技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耦合协同发展;四是推进地区间要素流通自由化和便利化,构建生产、物流与创新协作生态体系,推进产业内分工协作与效率提升;五是优化营商环境,加速推进国内要素和产品市场一体化,促进地区间要素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1. 白俊红、刘宇英:《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改善中国的资源错配》,《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 1 期。
2. 范红忠:《有效需求规模假说、研发投入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经济研究》2007 年第 3 期。
3. 洪俊杰、商辉:《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环流论”:理论与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 期。
4. 鞠建东、余心玎、卢冰、李昕:《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三足鼎立”格局分析》,《经济学报》2020 年第 7 期。
5. 黎峰:《双重价值链嵌入下的中国省级区域角色——一个综合理论分析框架》,《中国工业经济》2020 年第 1 期。
6. 黎峰:《增加值视角下的中国国家价值链分工——基于改进的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中国工业经济》2016 年第 3 期。
7. 李跟强、潘文卿:《国内价值链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增加值的视角》,《管理世界》2016 年第 7 期。
8. 李尚鹭、龚六堂:《非一致性偏好、内生偏好结构与经济结构变迁》,《经济研究》2012 年第 7 期。
9. 刘斌、赵晓斐:《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服务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经济研究》2020 年第 7 期。
10. 陆铭、陈钊:《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经济研究》2009 年第 3 期。
11. 吕越、盛斌、吕云龙:《中国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吗?》,《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 5 期。
12. [德]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13.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14. 邵朝对、李坤望、苏丹妮:《国内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8 年第 3 期。
15. 盛斌、毛其淋:《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1985—2008 年》,《世界经济》2011 年第 11 期。
16. 盛斌、苏丹妮、邵朝对:《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经济增长:替代还是互补》,《世界经济》2020 年第 4 期。
17. 石明明、江舟、周小焱:《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中国工业经济》2019 年第 7 期。
18. 苏丹妮、盛斌、邵朝对:《国内价值链、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世界经济》2019 年第 10 期。
19. 苏庆义:《中国省级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及其应用》,《经济研究》2016 年第 1 期。
20. 孙早、许薛璐:《产业创新与消费升级: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经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 7 期。

21. 徐朝阳、张斌:《经济结构转型期的内需扩展:基于服务业供给抑制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22. 颜色、郭凯明、杭静:《需求结构变迁、产业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高》,《经济研究》2018年第12期。
23. 杨天宇、陈明玉:《消费升级对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带动作用: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经济学家》2018年第11期。
24. 姚洋、余森杰:《劳动力、人口和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金融研究》2009年第9期。
25. 俞剑、方福前:《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26. Acemoglu, D., & Linn, J., Market Size in Innov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9, No. 3, 2004, pp. 1049 – 1090.
27. Amiti, M., & Javorcik, B., Trade Costs and Location of Foreign Firm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85, No. 1, 2008, pp. 129 – 149.
28. Aoki, M., & Hiroshi, Y., Demand Saturation-Cre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2002, pp. 127 – 154.
29. Foellmi, R., & Josef, Z., Structural Change, Engel's Consumption Cycles and Kaldor's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55, No. 7, 2008, pp. 1317 – 1328.
30. Ju, J., Lin, J. Y., & Wang, Y., 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76, No. 8, 2015, pp. 244 – 263.
31. Ngai, L. R., & Pissarides, C.,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7, No. 1, 2007, pp. 429 – 443.
32. Wang, Z., Wei, S. J., & Zhu, K.,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 NBER Working Papers, No. 19677, 2013.

Theory and Argumentation Effect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ing on Domestic Value Chain Circulation under the New Pattern

LIU Bin, LI Chuanchuan, LI Qiuq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00029)

Abstrac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e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s in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ing,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n how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ing affects the domestic value chain circulation. We construct a domestic value chain circulation decomposition framework based on the backward demand in the regional industry dimension, and then explore the effect on domestic value chain circul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below. Firstly,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ing optimizes the structure of domestic value chain circulation. Secondly,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ing promotes the domestic value chain circulation through innov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production segmentation channels. Finally, the domestic value chain circulation caused by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ing may be inhibited by market segmentation, but speeding up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ill help strengthen it.

Keyword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e, Domestic Value Chain Circulati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JEL: E21, F15

责任编辑:无 明